



白联晟

白联晟（莲胜），河北深州人。
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中国画系主任，
教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北京大学贾又福艺术研究会理事。
中央美术学院贾又福高级课程班创作课导师。
河北省画院中国画院研究员。
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。

砚边呓语

○ 白联晟

画家离不开笔墨，而笔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言说工具，单一抽出笔墨来品评，它不是作品，更不是艺术，毫无任何意义。

我觉得笔墨的运用因人而异，只要能符合这个画家的画面结构，映射出该画家的心境，能恰如其分讲述属于画家自己的内心故事，无疑这就是最优良的笔墨。笔墨由心而生，且在自己的探索中成长，它是一个变化完善的过程。而当下理论界中，对笔墨过多的讨论似乎对画家的探索不会有太多实质的意义，我理解是这样的。

一个画种的传承与发展，总是与滋养她的母体文化背景息息相关，对于中国山水画而言，她来自于造化之间真实的存在关系，而且经由上千年发展而来的语言符号——独具程式化特色“笔墨”而支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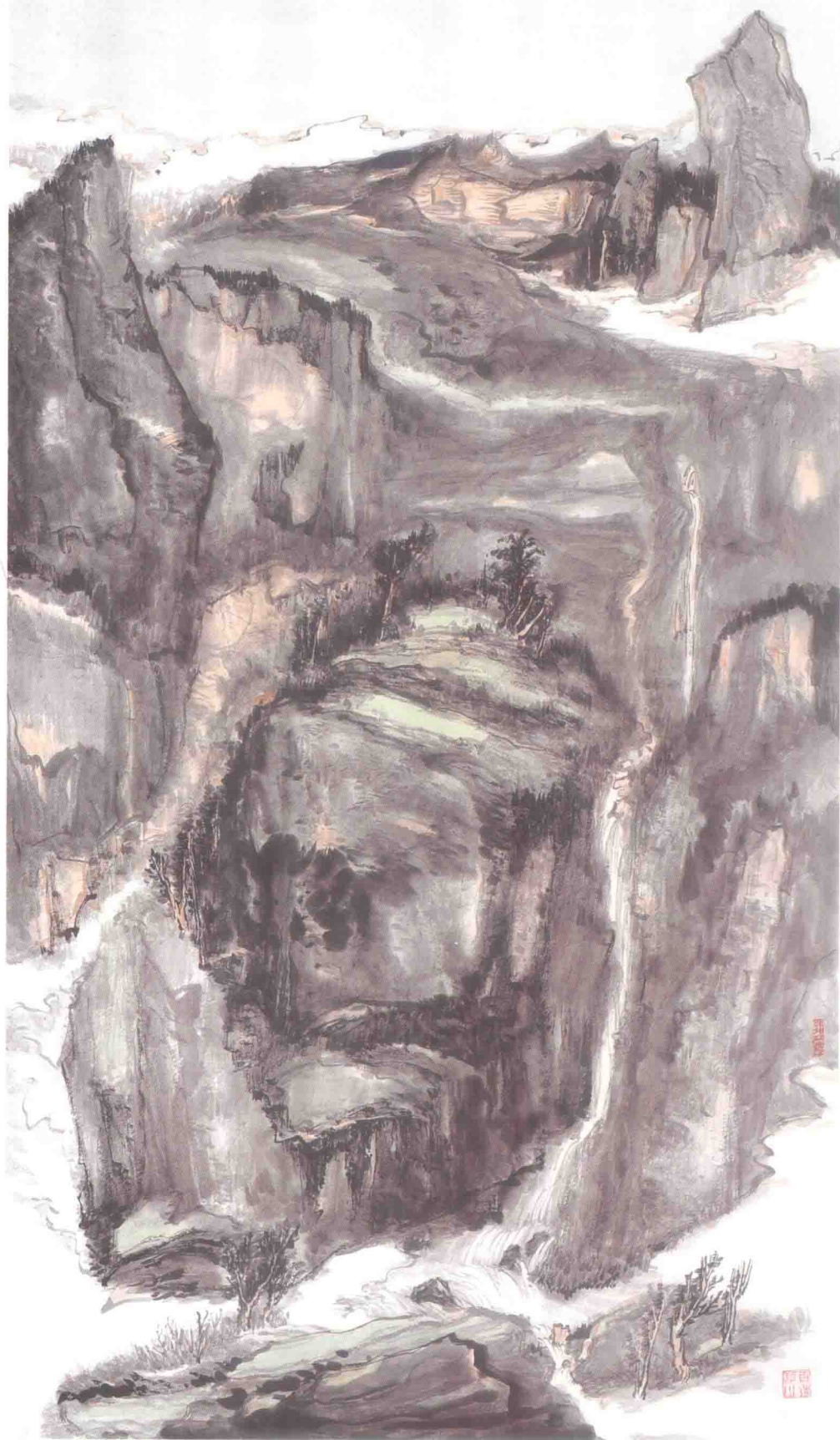
理解“笔墨”的切入点——单一语言符号的书写性及其得以相关联的排列顺序组合。

创新就是打破和再度组合上述两重关系，使之具有造化—意识—认知之间的相互渗透，从而达到既清晰又模糊、既凝重稳固而又运动流淌的别样感受。

现当今，极近大师门下者，多少有大树之下乘凉之心！殊不知乘凉久矣，自己光合作用又恐有不足，进而自我吸收营养、分解毒素之功能降低！更劝诸如贴近大师借其光芒之甚者，需谨慎把持距离，太高太远，借不上光明照不见未知道路，心中

底虛，彷徨猶豫不前；而太近者猶怕為大師光芒灼了翎翅，太低者更憂恐淪為燈下之黑處……是上也憂，下也憂，遠也憂，近也憂，孰不知吾以宗師為中心學習智理，以自我為中心求索為主干，以造化為中心化我為營養，三者合一乃我輩淡泊修心之真道理耶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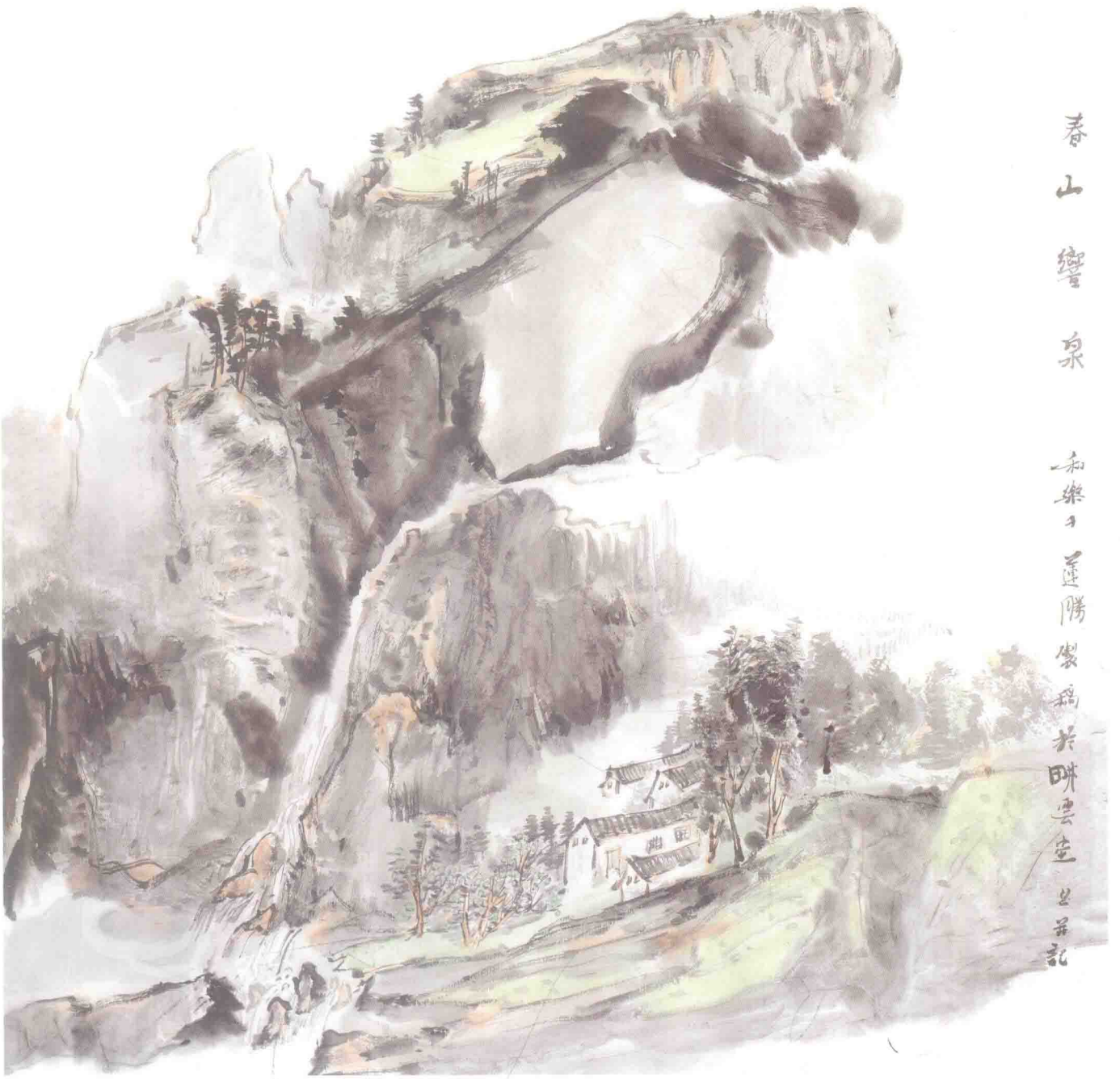
朝陽遍山 山 通 陽 朝
壬午夏日 王勝達 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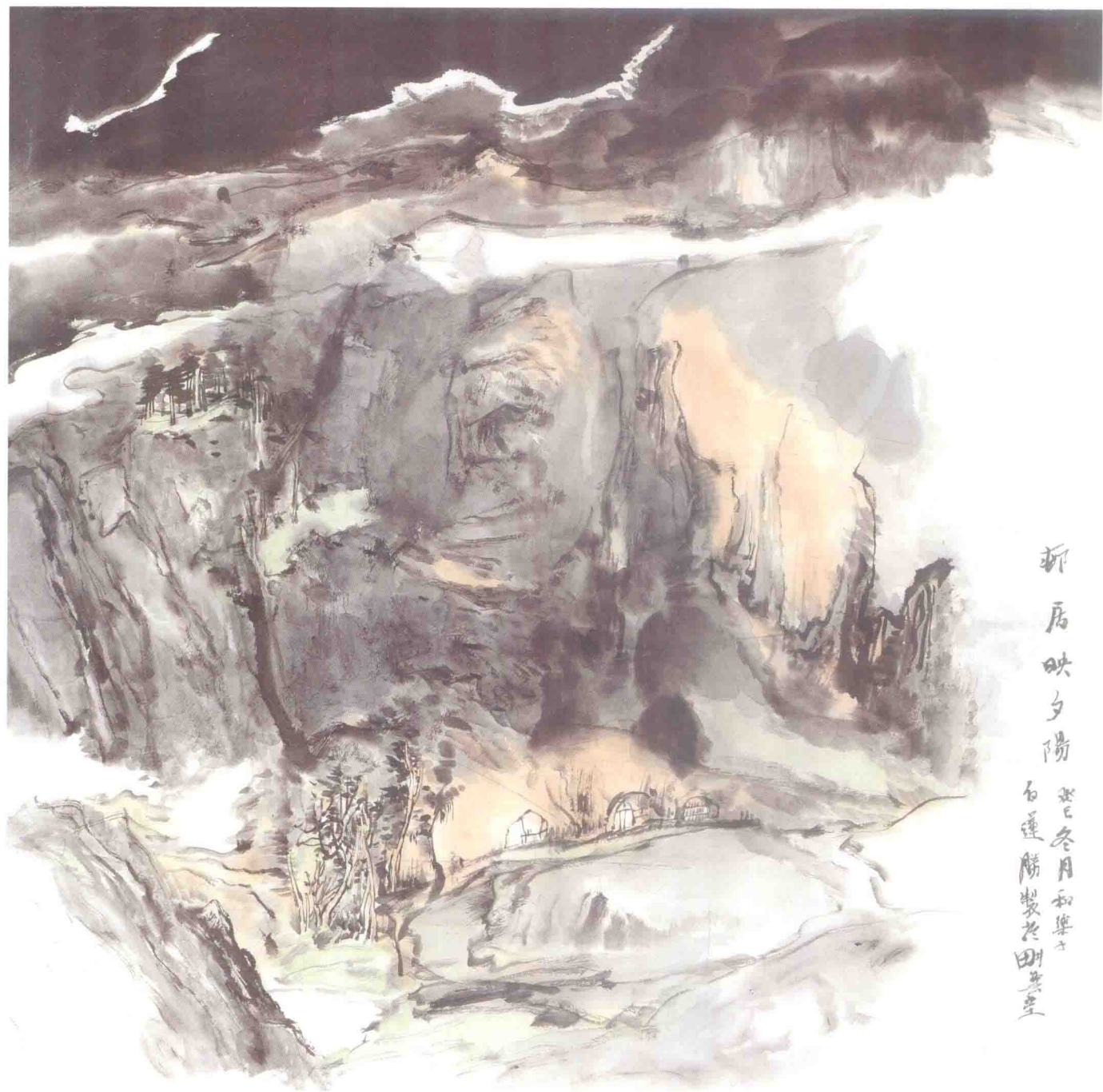
朝陽遍山
138cm×69cm
2013年

春山響泉

和樂子蓮勝製稿於明雲堂 乙丑記



春山响泉
69cm × 69cm
2014 年



村居映夕陽

癸巳冬月 和樂
白蓮勝製於田家

村居映夕陽
69cm × 69cm
2014年



佳山好云
138cm × 69cm
2013 年

正午秋山 山 桥 午 正



正午秋山
138cm × 69cm
2013 年

龍騰道子樂和

畫

秀

獨

山

南



南山独秀图
69cm × 69cm
2014 年



幽谷泉响

海州 孙英子 画于 2014 年

幽谷泉响
69cm × 69cm
2014 年



太行九月秋

歲次癸巳之夏
榮蓮陽製
稿於石口

太行九月秋
138cm × 69cm
2013 年



崔海，1965 年生于河北省，1989 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。

出版有《当代中国山水画新篇章——关注 崔海》《崔海水墨作品集》《当代优秀中国画家——崔海卷》《中国画 23 家——崔海卷》《艺术在中国——崔海》《2006 中国画年鉴——崔海卷》《桃花十里》《当代中国画名家——崔海》《名家刻壶——崔海卷》《一晌贪欢——崔海作品集》等作品集。

写与读

○ 崔 海

多年以来，一直羡慕那些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提笔便文思泉涌的人，想来是有些许历史情节的，还记得上初中时老师要求背诵的《曹刿论战》，仅仅是篇短短的古文，人家一节自习课就背下来了，自己却半天都不行。到了放学，同学们都赶着回家，只有我被老师留下来。上作文课无论是记叙文还是什么文，都有字数要求，一般是 500 字左右，自己刚写到 50 字，蓄势待发的泉眼便枯竭了，剩下的基本就是胡诌。我真气愤那些写着写着连 500 格子都不够用的人，再找老师要张作文纸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。老师还经常会跟我们说，在写作中要用一些比喻、拟人、夸张什么的修辞手法，于是在一次描写雨景的作文里，我为了夸大一下雨下的狂，写道：“天空中突然打了一个霹雳，雨点掉在地上像茶碗一样大。”老师看后说：“夸张是用了，就是有点儿不靠谱！”搞得同学们哄堂大笑。

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禀赋上有问题，同样的事为何自己却做不好？后来一看苏秦、车胤、孙康……他们的故事，又涌上来二百五精神，可能还是自己不够刻苦吧，向古人学。又听爱因斯坦说：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天才，我靠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汗水，和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天分，才获得成功。一想自己从来没有成功，可能差的就是那么零点零一，可众人所不知的是后一句他还说了“往往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更重要得多”。算是给自己的慰藉也好，托辞也罢，扔掉后一句的我总算有了坚持。听人说读书可以不求甚解，算给我的过目就忘找了个理论依据，写文章有事则长无事则短，有了努力写下去的信心。

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，这么多年别说万卷，百卷都没有。无论什么书想起来就随手翻翻，没有什么目的性，更不及孔子三日不读就食之无味之感。自己的书房其实就是厕所和床头，在厕所算是“厕蓐”；床头上书本比安眠药还好用，几分钟就鼾声大起。以致今日不能落笔千言。

有时我甚至疑惑，身为画画的我们，算是手艺人，为何会热衷于写文章？是文人诗书画传统的延续，附庸风雅的小怪癖，给绘画的注脚，还是我们自己的注脚，不清楚。细想，现如今这忙碌的时代，能够有一些小小的爱好，哪怕喝杯茶、看看闲书，或是把在书上看到和身边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，也如同打麻将、旅游什么的一样，总归是好的。

古人云：寻忙碌易，守安闲难。人一天价忙来忙去地倒不觉什么，你要真没什么事情可做，反觉得无聊，甚至无事生非。写作是需要孤独的，因为它需要思考，也需要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。可相反，现代人害怕孤独，害怕寂寞，也许古人的孤独是不得已，那时没有电话、没有网络。现在想去那儿就去那儿，想怎么联系就怎么联系，时代已然变了。与此同时，人的生活方式也在变化着，离不开没有电话、网络的日子，可一年都不曾读过一本书的却大有人在。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基本不用，手机就是百科全书。即便是有闲情、有逸致地买本杂志，也只是看看标题而已。纸质品或许已经到日落西山的时候了，大多新华书店都转租给了手机运营商，谁也左右不了的事。

写从来都是与读关联的，陈继儒说：闭门即是深山，读书随处净土。可见读书本身就有一种境界。读书自古以来是件严肃的事，老辈人或多或少带着些对书的敬意，读书前要先洗洗手，净几平心，读到感慨时会替古人担忧，或喜笑颜开，或心烦意乱，全融入书中。读《汉书》可以下酒，这里不仅有文笔的精彩、内容的曲折，更重要的还有读者的认知与共鸣。

过去的读书人对于自己用过的文房是不会轻易丢掉的。智永为自己废弃的毛笔建了一个“笔冢”，这里是对笔的尊重，也是自我精神的追思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敬惜字纸的传统还保留着，不识字的仆役却珍惜地将废纸收拢焚毁，显着宗教般的神圣。解放了，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，什么都觉得旧，最没有价值和地位的就算是文化了。“工农商学兵”里就没有了“文化”这个字眼儿。到了“文革”时，对喜欢写书的、喜欢读书的来了个清算。老百姓最常见的书写形式就要算大字报了，即便看书也是选集和指示什么的。唐朝的武则天搞了一块“无字碑”，当时有人交了一张“白卷”，还造就了一个英雄。

没有文化做支撑的民族必然是一个野蛮的民族，文字未必神通天地，但却是驾驭人间的灵药。一字如宫门，九牛曳不出。曹操不畏惧敌人的千军万马，却很头疼陈琳的一篇檄文。

有道是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好文章可以换来金钱爱情，人世间的俗事靠读书都可以摆平。古人说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“士农工商”里首先是读书人，再有钱你也要尊重知识，也图有个功名，所以无论穷富子弟都想通

过取仕得个功名。

翻看典籍，敬佩祖先的文字优雅精炼，几十页的一本书便是作者一生的心血。古文观止，高山仰止，相比之下，现在的文字已经堕落成了高糖饮料，喝着虽甜，却无益于身。几日便作成厚厚一书，文章却字字不珠玑，还有几人肯费一辈子打磨一本小册子？不是谈什么成功，就是说什么立志，或什么秘籍。扫黄打非部门实应该加以监察和管理，因为这些东西比黄色书刊还要危害社会。

我们的知识大部分来源于老师的：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而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正是儒家学派的人生目标。历史上讲天地君亲师，把老师称为“先生”，因为先生是受人尊敬的，是主公道的，更是讲诚信、有品德的，所以周围有个大事小情也都要由先生出面。

文字学家们讲究咬文嚼字，锱铢必较。禅宗中有焚膏继晷的和尚，“不立文字”，觉得所有的文字表述都会偏离事物的本身。

每日“见书”，不敢说读书，深知自己不是读书人，惭愧得紧！可还是忍不住不停地买书，将家里的书橱堆得满满。令人汗颜的是：我不仅不能倒背如流，而且甚至都不能保证一一翻过。许多书在书橱里仅仅是摆设，算是装饰的一部分。有点儿像刚上学的小学生，脖子上挂了一个家长给的家门钥匙，总觉得太少，所以把用的不用的钥匙都拴在了一起，绳子勒得孩

子的脖子发红，书把我的书橱压得陌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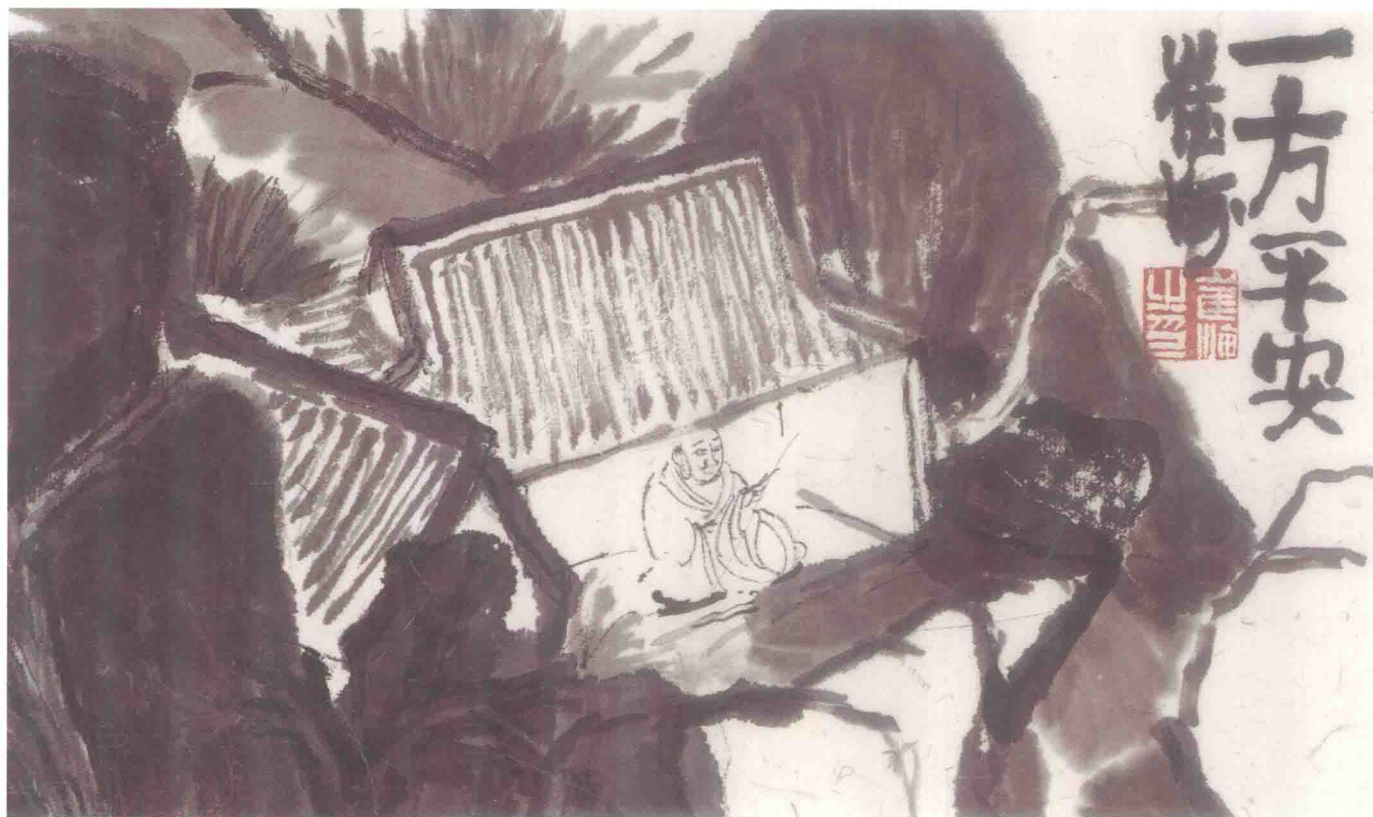
走进书店，我亦是心生敬畏这里有星级酒店的气派，浩如烟海般的书籍。就如同一个从没有下过饭店的人，见到如此豪华的场所和五花八门的菜谱，真有些手足无措，可去多了才发现净是唬人的东西，这里的厨师基本出自一个烹饪学校，做出菜来全他妈一个味儿！

没给孩子做好榜样惭愧！犬子顽劣，如我幼时一般懒于勤读苦练。唯喜倒能读书，过后一问，尚可记些有兴趣之段落，让人惊奇。不过，对于玩的兴趣远大于读书十倍。不能责怪孩子贪玩儿，玩儿是人的本性，但不能不好好读书，在人生应该努力学习的阶段，就应该做好学习的事情。这个时代诱惑太多，千万种游戏玩乐要把你从书桌前掀开，我们小时候不过是弹弓子、火柴手枪，尚且玩起来不知疲倦，要改到今天，自己也会迷于游戏？也不爱读书？不好说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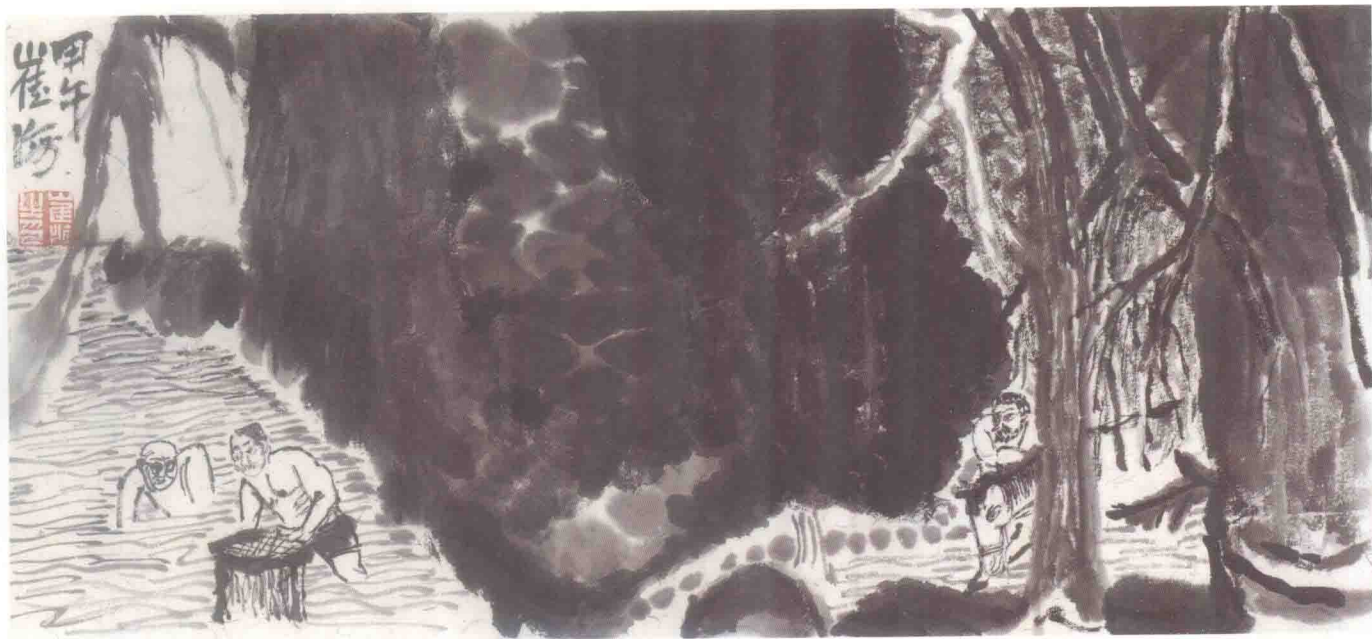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无用，写字画画其实也都无用。由于此，不禁想到了庄子的有无哲学：有用其实无用，无用才是有用。当我们把读读写画画都变成无用之时，读书写字画画便成了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



菩提树下
13cm × 24cm
2014 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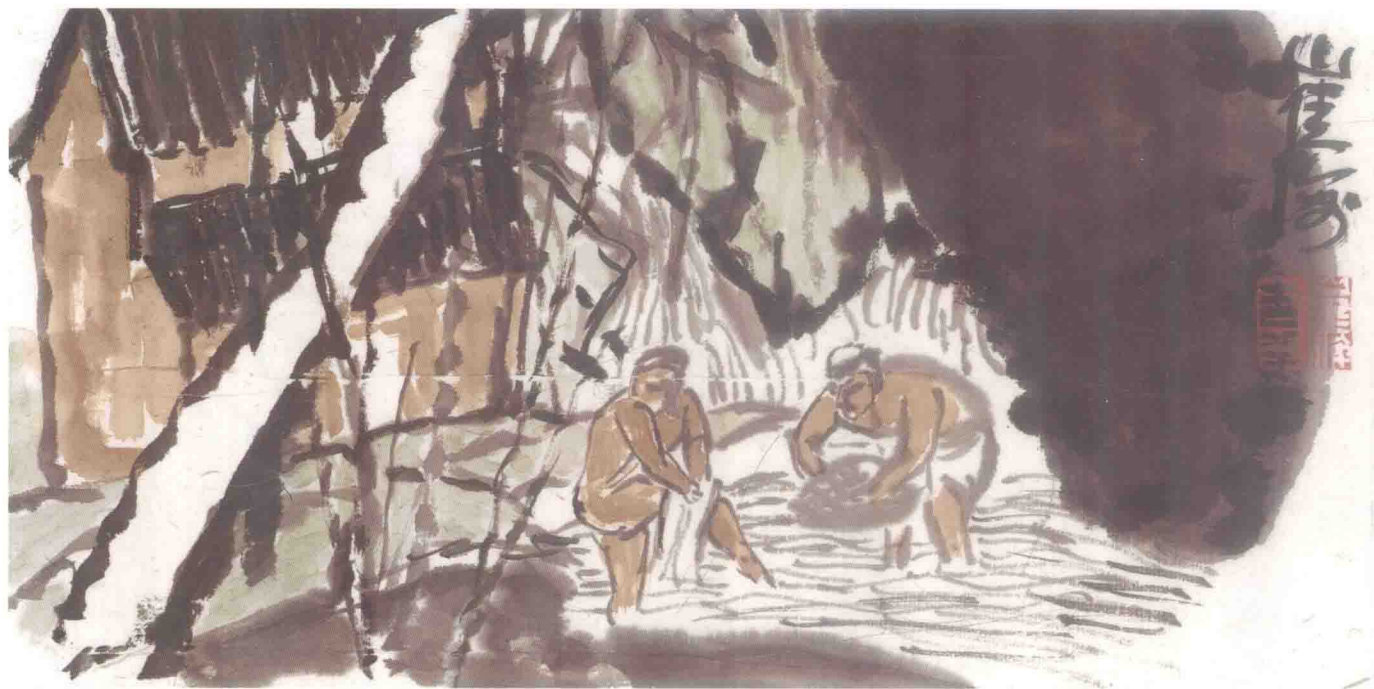
一方平安
17cm × 29cm
2014 年



写意

22cm × 48cm

2014 年



写意

17cm × 35cm

2014 年